

館長序

## 不畏邊緣，堅守主體

今年2009，是1949的一甲子紀念，也是美麗島事件30週年紀念。兩件都是勾動天雷地火影響台灣人命運的大事，而且未必已經「事過境遷」。2008的文學年鑑，此時面世，心境卻是2009的。

雖然三十年前，有人憂心「台灣文學」三十年後會被邊緣化，完全成為中國文學的一支。（詹宏志，1981，「台灣文學的兩種心靈」）。但二十年前卻有人藉著批評張大春和蔡源煌對談八十年代台灣小說時，雙方其實同樣站在「首都觀點」，從而提出「台北觀點vs.非台北觀點」的論述。（劉春城，1989，「台灣文學的兩個世界」），不但提示了首都觀點並非一切，而土地、人心才是文學的依據，並且把台灣文學的主場，從中國邊緣拉回了台灣主體。後來「台灣日報」副刊甚至曾經闢出「非台北觀點」的專欄（1996），每週推出台灣觀點而非台北觀點的議題和價值意涵。

三十年來，從台灣人民對台灣主體認同比例的節節升高，從知識界對台灣文學正名的奔走、學術界對台灣文學研究教學體制化的推動，到台灣文學年鑑國家編纂制度的落實和國立台灣文學館的實現，步步開展。看來劉春城的見解，對台灣的真相有較深的體會與共振。

現在，不但「台灣文學年鑑」已從1996到2008連續編印了13年，而且深層以觀，甚至是經歷了由國民黨執政搭配台北觀點的「文訊雜誌」的價值組合，轉換到由民進黨執政搭配非台北觀點的「文學台灣」的價值組合，再轉為由國立台灣文學館主導自辦的價值組合，其間每種組合也都盡可能再經過彼此交叉審酌，以期周全。如今，甚至已經有各大學研究生以「台灣文學系所體制化的歷程」、「台灣文學年鑑研究」、「台灣文學館的建置」等等做為學位論文的研究計畫正在進行，不久的未來，「文學年鑑學」的推展，想必亦已可以預見。

平心而論，以台灣族群文化之多元，社會價值之繁複，政治背景之特殊，文學年鑑其實也可以容納不同的版本，公部門的、民間的，由不同的視角出發，或每年年鑑，或雙年鑑，或三年鑑，供學者參考，互補總收，並無不可。然而目前既以全國一館的國立台灣文學館來肩負，當下自然應是全方位的照應，而無法侷限一隅或遷就一方，於是再難的任務也必須達成，而文學與土地的倫常，是文學價值的標竿，不論各類文學工具書或年鑑，所訂體例規範，終究不應背離這個精神奧義。

個人自1987關注台灣文學的存在起，經1995年讀到方家張錦郎先生呼籲重視台灣文學工具書與年鑑的編纂，到2002年於偶然與必然間投入了台灣文學年鑑的最前線，一面作戰，一面建立訓練基地，在靜宜大學人社院闢設了「台灣研究中心」，內設「台灣文學年鑑編輯資料研

究室」，時光容易，忽已八載。當初以總策劃的角色，在2001至2004各年份文學年鑑之卷末，各留一跋，聊藉透露策劃時的情境和心思，本意是留供百年後的讀者，瞭解人間之變態萬端，致台灣文學在台灣立足之不易，生根之務急，以及柔韌精微之必講。而近年則形成由編輯團隊每年一跋，分享箇中滋味，更是佳話。不料2007、2008的年鑑，又因承乏館務，輪到由我作序，造化不由人，良有以也。今年稍早，上述四跋竟蒙張錦郎教授謬許，感慰殊深。

隨著科技的催化，時代改變很大，網際革命、數位革命、眼球革命、指尖革命，悄然接踵且來勢洶洶。文學博物館使命所在的典藏對象——珍貴手稿，勢將越來越少，相對的透過電腦研究發表越來越方便，對工具書的供應自然越來越期待和依賴。於是文學年鑑、作家資料、作品索引、研究彙編等等的編纂，莫不成為文學館的日常功課和光榮承擔。

感謝所有的諮詢委員、撰述委員、審查委員的辛勞，感謝彭瑞金教授的惠然肯任。

讀到彭瑞金教授的總編輯序稿，往事歷歷，一時浮現。由於88水災的社會動盪，以及內閣異動，館長人事也略受稽延，不免反映在相關業務的推動上。感佩年鑑相關製作團隊發揮不畏邊緣的信念，承受煎熬，終於堅守主體，完成年度任務，總此一併慰勉，並願讀者諒察。



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